

續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九

番外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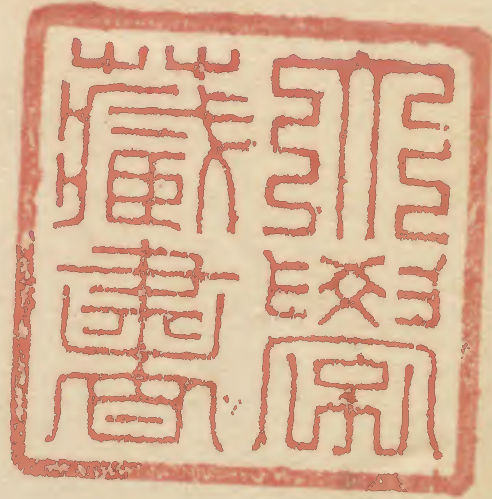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三〇五號	三五函	二架	一冊

漢書門類	
三三〇五號	三五函
二架	一冊

集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5
冊數	12 (9)
函號	360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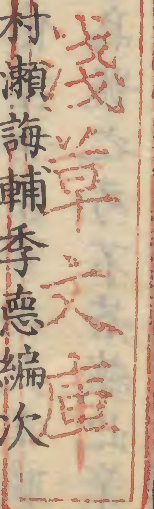


論當時之
八極得大
体

續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二

蘇軾子瞻著

後學村瀨誨輔季德編次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人字指王公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世字指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

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愚字轉以測知聖德

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

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

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

續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二

盧蔡二本
難明作難
名

人和同上下。惟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誓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耳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盧元昌評飛白御書小事耳。却從朝廷大局面說。入便覺偉皇。若云愚不足以測聖德之所至。尤得臣子頌君體。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蔡本無熙
寧以下五
十三字

○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
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道遙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
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
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
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
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賑
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
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
法。入安石變法事。

續通志卷十三

三

辛老自是
不凡

法使者芻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
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
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咏數百篇為吳
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草野之間
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
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
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
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托於
彼是久成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
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

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
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
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
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
亭之收到亭上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辯故具載
其說而列名物於左云

蔡方炳評前半言其為政餘暇而作亭似贊語後
半言此亭之作否無足爭又似微詞玩久存者反
求助於速壞一語則言外更有勉之之意在

蘇東坡文集卷十三

四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

◎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

詭語譚語
無不成韻

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狃。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歸震川評。從君字立論。轉折變換。匪夷所思。蔡方炳評。從匪夷所思中幻出妙文。覺竹品高。與可品亦高。

敘其先世
仕宦之久

涉世良方

自首至此
記園亭之
美

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
園伏不仕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伏仕於朝名聞一時
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
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方
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必仕則忘
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
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徃
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
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
故築室執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

此段就園
亭上拍合
節到出處之

末段以自
已情事作
結束

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
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
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
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
子之澤也此結完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
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
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
氏之園意味無窮以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茅鹿門評無他超遠卓礪之識而風神亦自典刑
盧元昌評就園亭發出可仕可隱二意冠冕正大

蔡方炳評在園亭上看出隱者可居仕者可居之
妙又看出其先人遺澤垂善之善也他人只寫園
亭之趣耳安能尋着如此好話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
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
出而誇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
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
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
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
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

五轉妙甚
皆從空本
翔建

以笑字作
五層窩一
步進一步

至蔡本作
最

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
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
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今特以已之
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
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
為記。予蜀人也。蜀人嘯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
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

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
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
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
之所言者。為鑒。

唐荆川評此文前後各自為議論。暗相照映甚密。
邵二泉評把笑字破題內實字一段生一段一節
深一節。使人讀之。惟恐前段之易盡。又不測後段
之何指。文勢變化。紆迴一至于此。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

豈獨畫竹為然作文亦如此

許多解幻歸之於學使人有下手處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

詠諧滑稽
正是文中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子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練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

佳境

空庭。芳歸
汪三本作
庭空。今从
盧蔡備三
本

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歿於陳州。是歲七月七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三

十一

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孫月峰評人言此記類莊余謂有類司馬子長體蔡方炳評論畫竹之法妙解入神叙相知之情詭語入化

儲同人評詼嘲遊戲皆可書而誦之此記其一班也須知此出天才尤不易學者矣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鬚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其罪處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茅鹿門評。多以文為戲。然亦自是佳品。

--	--	--

以治病喻治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累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且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瞶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臯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

蘇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三

十五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効。從之。期月而病良已。轉入直捷有力。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此下言為堂意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里父老之言不可不聽。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薄出波瀾。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

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程篁墩評記者記事之文也此篇先譬論後記事

亦記之變體

汪武曹評篇未欲就蓋公作收而上文已有庶幾
復見如公以待如公二意若只如此繳足便覺平
順故就上意再翻進一層以致想見其為人之誠
如此其極非幻出荒唐之說也

氣字是骨

一事為案
見得主位
可期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字斷盡顯出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

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

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

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

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

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借客形主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

靡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

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

此又為太
白辨可為
千古知已

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吳泳思評氣蓋天下四字。足概太白生平。當由迫脅四字。可蔽從璘一獄。

太白與永王璘。公以王璘。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吳泳思評氣蓋天下四字。足概太白生平。當由迫脅四字。可蔽從璘一獄。

喜雨亭記

喜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喜雨亭記

此是文中
內景法

仙風道骨

得之莊子
副墨洛誦
之說

結語化無
為有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邪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邪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一兩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陳仁錫評此亦民憂與憂民樂與樂意故其備寫
憂樂處自有真懇至者存乎其中其亂以歌辭又
得尊君尊天之體
儲同人評從亭上看出喜雨意掩映有情
汪武曹評末段忽又轉到名亭用筆奇妙若不收
到名亭未可謂之有法却難得如此奇變

隱微事未下斷之亦奇味與此書變
新而曾言未為必又難說子高與華音
餘用入書未流上其有年有本
林在教幸天二勤
善德或自書夏納王休林平其中心清以物檢又
新中微言此亦其意與我其無與與於其前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
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
余翻案立意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
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
為寧逆寫出好人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
而遊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申明臨事而思之害必不果臨戰而
思生則戰必不利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

大隱者突
然接維妙
甚

忽然打轉
陡絕

歸結到思
堂本旨

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
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盜。以畜水。隱者指之曰。
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
思慮之賊人也。精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
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
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
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
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
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姜鳳阿評記思堂而專說無思之妙。辭若相謬。意
實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射雕手也。
蔡方炳評堂名思。却將無思為主意。記章公之堂。
却將自己所見來發揮。似極相悖。未用一語救轉。
互結之妙絕。

<p>法解自曰酒果水食雜什物皆不用一物皆 法解自曰酒果水食雜什物皆不用一物皆</p>	<p>法解自曰酒果水食雜什物皆不用一物皆 法解自曰酒果水食雜什物皆不用一物皆</p>
---	---

妙悟

釋技歸汪
二本作釋
用

○ ○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
 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
 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
 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
 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雜草者曰。是各
 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
 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
 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

續唐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參悟

二人者各
一妙二人
者又即明
與雞以明
真妙

觀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逕造者也。子亦見夫蝸與雞乎。夫蝸登木而號。不知仰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俯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忽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蝸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向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

戊寅三月十五日。

顧瑞屏評。公與鄭靖老簡云。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皆有妙理。皆寔云爾。僕不易一字也。初讀此文。以為莊周寓言之流。得此牘。乃知寔事。公作何公橋詩。必欲親往。乃出。豈有憑空造一夢者乎。

<p>新聖主一統天下 朝臣咸受命公於外 下其一字亦會州上 本平海引直有列 廣從氣宿不虛積 可與之月十五日</p>	<p>新聖主一統天下 朝臣咸受命公於外 下其一字亦會州上 本平海引直有列 廣從氣宿不虛積 可與之月十五日</p>	<p>新聖主一統天下 朝臣咸受命公於外 下其一字亦會州上 本平海引直有列 廣從氣宿不虛積 可與之月十五日</p>
---	---	---

摹寫睡境
逼真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
 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
 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
 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繇不穀。伏卧而自足。不車不舟。
 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
 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目見者皆妄也。昔
 黃帝聞而樂之。間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
 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
 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

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肱。脛無毛。剪介為牲。以救夫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於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睹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子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途。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

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為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劉越石評牛鬼蛇神不可方物。○文摹睡鄉記。而字字挾飛鳴之勢。正非坡公不能。

夫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不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眾。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不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眾。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

精於禪宗之旨

層層變層層奇

妙理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
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
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
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觀起下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大。悲。本。題。一。筆。轉。出。真。飛。仙。也。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成都人喜作佛事

一語尤偉

喚醒一切眾生

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
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
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
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
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不能無心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眾。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陳仁錫評。蘇長公於禪宗。本屬妙悟。而其為記銘。頌偈。種種出世。昕夕誦過一遍。能令塵心銷歇。直見真如。○此記先云無身後云無心。身心兩無。諸相皆空。是名真佛。

寫出至性人

苦行人如是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

說成毀處
如人不寒
而栗

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
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汴于江。載是四
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
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
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無若是版。
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
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
能反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
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
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

可。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足。以守之。歟。軾曰。
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又曰。吾盟於佛。而以鬼
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
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殘鬼者。然則何以
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
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
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
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
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
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

續唐書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二十

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鍾伯敬評機緣節目。步步不可思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一語用世法。說佛法。此善護佛法者也。末段罵人。亦復喚醒人。蔡方炳評。以孝思而捨。則亦以孝思為守。真善捨者。真善守者。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虺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剝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
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窮則推墮。混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
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游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
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清高宗評釋氏在唐宋之交。最稱有人。乃軾所述。如是可知。本分衲僧真同麟角也。持此以概天下。攝衣陞座者。幾無不落其度內矣。韓愈闕佛。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果若其言。佛固無絲毫增減。若如軾言。汰其似。以求其真。天下釋子。可立盡也。雖然。盡不盡。佛亦豈有絲毫增減乎。

此語言佛亦豈有絲毫增減乎。此語言佛亦豈有絲毫增減乎。此語言佛亦豈有絲毫增減乎。

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沈千秋評。偶然景。偶然事。事不可多得。儲同人評。仙筆也。讀之覺玉宇瓊樓。高寒澄澈。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謝同入精...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入事如...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蓋林...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補舍...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天豐...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時亦...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續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四

蘇 軾子瞻著 後學村瀨誨輔季惠編次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
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
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
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主不亡者存。蓋嘗與日
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
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
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斝絃嘗試與子

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蓋九疑之聯。縣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大所謂蕭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所為有形有聲皆樂 鍾伯敬評妙理雄文以韻語出之。 盧元昌評看得甚圓見地活潑潑時矣。

蘇東坡八家文讀本卷十四

判斷極得

○三槐堂銘 并序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可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蘇東坡八家文讀本

卷十四

二

婉曲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

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四

文正公

三

到此方挑
剔德威二

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
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
拱手曰天下異人也遙接力請而請公既歸洛西羗首領有温谿心
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
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根據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
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
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

字前虛後
實

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
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
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
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
四方其訓之
王鳳洲評歷叙潞公行實而獨詳心服虜使一節
所謂德中之威

達人之言

金谷綠野
今何在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
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上。
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
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俱滅。我銘斯亭。以啟世盲。
茅鹿門評。即古之幔亭。而文多曠達矣。

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
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
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
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
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
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
學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

筆落驚風
兩是此文
况味

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
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
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
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
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未。寓。諷。意。自。不。可。少。

陳眉公評變化縱橫讀之能益文人筆膽

...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驛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
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沈千秋評諧笑為文。文致

汪武曹評公自注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
之句。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驛之愉。此言為指法之
妙耳。

此乃... 漢書曰文... 舉高志真... 情足以動... 義槩而忤... 雄心懷懷... 焉編編焉... 與琨玉秋... 霜比質可... 也

○ 孔北海贊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嘔噀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世眼大抵如此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嘆曰。使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楊升菴評一序一贊。使文舉流芳百世。使老瞞遺臭万年。

起句總下
乃分說

○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驥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_{對無羈絡}度_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茅鹿門評。游神言外。點綴淋漓。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

○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

悠然有遠思

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積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餅貯舍利十數。頌曰。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

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歛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為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

彼奇女躍于濤龍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髀。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手拊雛貌。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並入。心亦偏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槃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

得意處寂
 然無言

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手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

曰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蝶亦具佛性耶呼作佛子亦奇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至理語復柔澹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鬚鬚。導師悲愍。為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胡人

言者茅汪二本作言音

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虵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髯而虵。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者。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楚丘先生意趣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眾中。是亦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宛然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引之浩茫。與鶴者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沈。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植拂支頤。寂然跣趺。尊者所游。物之初邪。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茅鹿門評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為。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長公少悟禪宗。及過南海。後遍歷劫幻。以此心性超朗。乃至於此。可謂絕文矣。

湯本山人
上有勅字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制勅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指王。安石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出脫神廟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重禪權。

儲本重禪
作禪重

喜怒二語
又括盡惠
卿奸態

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權。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儲同人評。食肉寢皮。未若此制之快。

史筆之重
如此

范祖禹可著作郎 制勅
勅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讀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廟廊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諫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治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職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祇厥官。無曠乃職。可。
歸震川評。史臣知此。庶不畏刑辟。不畏鬼神。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制勅
 勅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
 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
 為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為
 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
 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可
 顧瑞屏評議論持大體

補龍山文 二首 并引

補龍山文 二首 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騮交駑。鴛鴦蹇先。蹶楚狂醉。亂隕貌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

詞笑之語
令人絕倒

夷猶自在

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宝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袁中郎曰。讀東坡一朝一解。詼諧謔浪。如對面然。即孫盛孟嘉二作出。恐不能駕其上。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興酣處在
浩浩落落
四字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無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猶善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子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

方以自已與東臯子相比論
味言尚友之意

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陡接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道出自家事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不謂蔡方炳評。非寫東臯子。乃寫自已耳。非寫飲酒。乃

寫自適耳。夫身無病。而心無憂。所謂自適也。必使人之身皆無病。人之心皆無憂。而後乃自適。物我同胞。胸次公殆不忘利濟蒼生之念也。今人讀此。豈能無愧心哉。

此是帝王
是聖賢是

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善。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嘗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

佛

度僧。尼崇侈。廟寺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職其真。咨爾東西。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清高宗評璉工詩。冷齋夜話載其住東京淨因院

乞還山林詩。特清俊。王安石嘗以其詩示歐陽脩。脩戲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安石曰。何謂。曰。此中無一點菜氣。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十趣。至千万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當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

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穿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穿。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墮羅

指點明快

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湏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

榮鐵林東萊閣乃成。寶閣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
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
颯無聲。大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
北壽且寧。

歸震川曰。禪林悟景。千秋絕調。

淮陰侯廟碑銘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
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
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節。避世
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
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
恥跨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
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
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

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湮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姚北垞評。雄厚有班椽之風。

逐段引古
人比方却
先以禹稷
作總
連下五個
公于是時
作章法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冒頭六句。總韓公生平。必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兼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兩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悻怍。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

就私恩打
轉前文

三鎮偃息。天下噉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
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引古又筆法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
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哀斯人我有子孫。誰與保之。
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
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
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
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
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茅鹿門評。韓公祭文。當時第一。

◎ 祭文與可文

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
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
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
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
非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
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
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
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
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

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蓐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汪武曹評。就哀我無徒。敘與可之賢不用平筆實筆。

宋孝宗評。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

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疊疊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蝨賊。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

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東坡文集序

越前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蘇東坡詩集卷十四
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蘇東坡詩集卷十四
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